

思菴野錄

思菴野錄卷下

渭南薛敬之著

外元孫張經世校梓

知我者其天乎天卽吾心也吾心卽天也不怨尤而但知  
下學自然上達只此心之渾融默識而已有非天之知  
其誰乎此須體方得

中庸以誠大學以敬此皆是聖賢實實着着說出來向人  
警省令自家于身心上各隨其事體貼做工夫非有毫  
釐謬妄

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心只是

欲人立與達之意

夫婦之配偶易道之大義焉

作詩切在適情性之和一或泥于對偶便非和矣對偶不  
係緊于詩家法程

周子太極圖說本孔子繫辭易有太極之意是皆以理之  
生序言也故無極而太極太極而後天地天地而後五  
行唯其有五行是以有四時故又總無極以來及天地  
五行精氣妙合而凝方成男女人于是生也非生序而  
何

周子太極圖說是從自己身心上體貼出來

易道不外人事但不識者便只謂卜筮底看了若但識則  
乾坤更別無事都在這幾畫上

文章高不過漢儒謂之經天緯地則未也

此時野馬當道天機主張

晉風好放達放達甚害事比之倨傲不至取禍謝安王導  
郗超劉伶山濤阮籍之輩是也然康獨不得其死然  
居官切不可驕心生心一驕卽出于禮法之外而無所不  
至其禍不旋踵矣

孟春行冬令母克子之象

學不本諸道則所就終無過人之事

陸宣公未第時手抄醫書歐文忠公云文章止可潤身政事方能及物范文正公謂濟人利物莫若爲相求相不得亦莫若求醫皆仁人之言

濟人利物四字略有差濟人便是利物但利物比濟人又放開一步說如遠庖廚以時入山林不妄侈用皆是利物之謂

古人起病之方其用心過今遠矣如一方便有君有臣有佐有使有物然后可以瘳之不然藥且潰病非惟不治而人反傷之如用兵然行伍步隊肅然可以勝敵不然兵且自亂賊反乘之古人云上醫醫國下醫醫人今之

學術者有此

晏子不知孔子而孔子于齊主之又稱其善與人交者蓋  
孔子之于晏子猶天地之于物亦不有其誠與詐故也  
不量已而勝人是猶不度力而勝敵者鮮不爲之潰其取  
笑于有道必矣

過須要改怨須要察

諂人者自欺甘人者自棄背道者自賊自欺者蔽天自棄  
者忘貴自賊者戕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詳味根字最有味不然則色  
取仁而行違能辟面益背乎

君子所性章今日纔貼己真實著力處

凡義理不自得雖讀書終無味眼雖見口雖言終爲外物學者不可不以君子所性章熟讀打破名利關去不然終爲牽引醉生夢死做一場閑話

余嘗以君子所性章紙寫標榜于廳望以提醒此心以破除外物以渾融窮達以堅熟拂鬱

敬 有不存則風聲鳥鳴皆吾敵也客氣交雜便不得平程子謂居敬則心中無物能無物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天下自平何與于已以此覺人

思慾便覺勞擾思理便覺逸快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天地間物未有無相似者有一物之生便有一物之似而非之如金便有銅似之玉便有石似之銀便有錫似之朱便有紫似之如人之聖便有鄉愿似之君子便有小人似之智便有佞似之推而至于物無一物無相似者所以無真辨假不得無假辨真不得無怪理之自然而物之不能免也

古之爲治也德今之爲治也法

學者切患氣易盈志易滿也氣易盈則慕外之心重志易滿則爲己之心輕

涵養學者第一事不如此格物致知便鹵莽滅裂做不將

去

陰陽無絲忽間斷間斷則非生物矣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形之說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客感之說便是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太虛所以至靜無形所以無感太虛無形便是至靜無感天命之謂性者也其聚其散便是有識有知率性之謂道者也

凡與人言不可蓄留意思蓄意即是私

孔子謂吾不復夢見周公自不知至于周公矣夢見者思

之也力行工夫不復夢者行之至到熟地上自不知其至也

天地生物之心無一毫止息故稱健人或勤或怠勤則爲怠則止卽非天地之心豈得爲健乎

周茂叔令程子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非早年語也是提挈出箇入道路頭來告程子要見尋字下落方有得處

一家無正人則一家無整頓處天下無正人則天下無整頓處然正人君子在天下國家斯須不可得去如漢元帝時節無陳蕃周黨黃憲李膺等八廩八俊八及諸君

之儔則天如何整頓得安妥以爲統正之緒  
柳下惠不私夜奔之女誠之不可掩如此夫說者謂惠自  
揚而名之以予不然或女感其德而頌其事于人如韓  
魏公之于盜後盜棄市自言魏公不言之故乃謂使我  
今日之死不言終亦不知其德若此論之非人也天也  
自不令泯人之善

天不能掩人之善但人自不爲詩曰毋曰不顯莫予云觀  
又曰昊天曰旦及爾出王攸曰莫顯乎隱

文中子謂無鬼責者蓋示人以謹獨之意  
如今學者讀書咀嚼無味只是不曾有自得得力處凡于

聖賢所言或是非處亦不曾見得善惡或利害處也不  
曾見得死活泛泛只做場話說終不親切須把聖賢言  
語在一邊聲樂在一邊于其中見得箇輕重方爲親初  
有味心自不能放下不然仰面顧鳥回頭應人自相冰  
炭終不著已名曰讀書其不爲小兒弄丸不知充腹者  
幾希

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此二句正是堯夫一  
生受用處梧桐月照懷中清明在躬也楊柳風吹面上  
一團和氣也眸子可掬豈但變化氣質而已哉黃太史  
謂周子胸次洒落如光風霽月程明道云自吾再見周

子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之意氣象三代孔孟而  
下吾儒丰度數人而已

月有九行九行者定數也十五以前爲氣盈盈者進也進  
而復其圓十五以後爲朔虛虛者退也退而縮其圓唯  
其至望而日月上下皆符如合璧然無盈縮也故初漸  
盈者復其十五以後之缺後漸缺者縮其十五以前之  
圓進而漸圓勢上之也退而漸縮勢下之也九行旋而  
進退之也

只觀樂之一事亦可以考氣化人事之得失古之樂也和  
人心今之樂也蕩人心

禮樂興于周而壞于周

博物而不求諸心不過爲囊物之器而反波之其何有益  
正而不謫者陽道也謫而不正者陰道也其爲人也亦然  
君子之行如青天白日小人之行如烈風淒雨如草木  
之性凡得陽者其枝柯必條達得陰者其枝柯必屈曲  
氣使然也

理爲天地萬物之宰制四時五行十二月乃其運行二綱  
五常十二章仍其品節五音六律十二管乃其和合  
得氣之先者莫如草其次莫如蟲故梅發于冬而蛙鳴于

春

接人切不可急合纔欲急合便有不忠之態

學者觀堵草寧無動心不然則懵頑無長進周子謂庭草與自家意思一般認得文氣親切

知人本難孔子嘗患之人果能知之何心不浹也所以孔子有削迹再逐伐樹微服之行況其下者乎說者謂朱子在宋人多不知豈足怪也

天地一升降爲歲人借之幾年其間四時殊職形與氣相化者不知其幾千萬類而人獨與之參何重哉若非及時脩德進善以副天地之才則以朔望爲流丸以春秋爲夢寐逆旅過客輒轉老之將至其與禽獸奚擇焉

儒先謂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昂誠之不可掩如此夫虞公之退日宋公之徙星一誠格之也

顯諸仁藏諸用皆天地之心也顯者發藏之妙藏者蘊顯之幾顯者易見藏者難知惟盡性者能一之

窮理至性以至于命然窮理便是盡性盡性故吉凶禍福窮通得喪有所不計便是至命非于理與性之外又別有所謂命而窮與盡然後可至也

春夏顯諸仁也秋冬藏諸用也卽此便是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亦所謂陰陽無始動靜無端所謂一原無間無始無端者大德敦化也體用顯微陰陽動靜者小德川流

也

邵子詩云不作風波于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是一團渾然天理氣象人與己無間也

杜牧阿房宮賦極言其侈麗速亡之弊有諫諍忠愛之體  
非泛常之作

但有一言欺心處便覺自有不安性離卻氣不得猶水離卻土不得水非土無以爲性非氣無以著一而已矣

善反卻亦理做主一般氣質不過只是血塊而已張子此言誠有以發前聖未發之旨